

幸福之路

刀把口是怎樣由窮變富的

朱馮章著



目 次

一	山庄的来历·····	4
二	穷苦的根源·····	5
三	灾难难不倒英雄汉·····	7
四	組織起来·····	9
五	勤儉起家·····	10
六	寻找新方向·····	12
七	共同富裕的思想占了上风·····	14
八	前进中的困难·····	19
九	养馬的爭論·····	22
十	大破“沙坡灘”·····	24
十一	水土保持·····	
十二	摸索了八年·····	3
十三	蚕的命运·····	1
十四	妇女的兩件大事·····	33
十五	打山害·····	36
十六	行行有“狀元”·····	38
十七	“秀才”多了·····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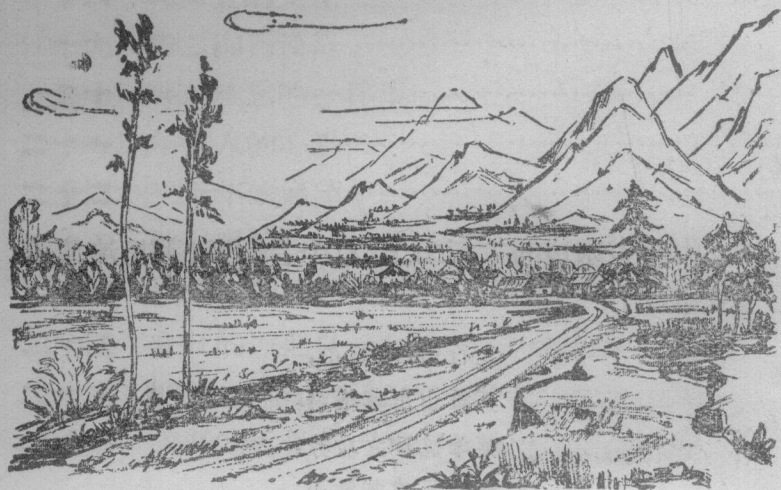
十八	韓从貴的变化·····	43
十九	毕二狗当模范·····	45
二十	叫人难忘的一件事·····	47
二十一	年輕人的心思·····	49
二十二	三十年的愿望·····	50
二十三	敬老爱幼·····	52
二十四	洪水面前显高低·····	54
二十五	今日的刀把口·····	56
二十六	迎獎,爭取大丰收·····	60
二十七	美好的远景·····	62

山西省东边的太行山上，有个昔阳县。那里流传着一支歌谣：

太行山，英雄山，
英雄山出英雄汉，
英雄抗日立功劳，
英雄又建英雄山。

这支歌谣表述了当地人民今天正以英雄的气概，继承和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信心百倍地建设着自己的家乡——太行山区。那里早已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到处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高潮，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青年们如同生龙活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为建设山区做出了振奋人心的成绩。

现在，昔阳县已经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山庄：永远摆脱了过去极端贫困的状况，走上了富裕康乐的幸福大道。这本书里要向大家介绍的，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山庄——刀把口。



一 山庄的来历

刀把口原来只有三户人家。这三家究竟是怎样搬到这里来的，这儿的人都弄不清楚了；人们只知道，四十多年前，这里只有三家。那时候，人们形容这个地方是：“大石头，黑水沟，山多地少坡又陡，十年就有九不收。”到了1920年，突然增加了几十户。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那年在昔阳县周围几百里的范围内，遭了大旱，许多人为了求生活命，拖儿带女出外逃荒。山西昔阳、平定和河北赞皇、柏乡有一部分难民，就流落到了这个深山老林的山庄。后来，每逢灾年，这里就要增

加一些外来客。就这样，不多几年，形成了一个有三十四户人家的刀把口。

“金家銀家，舍不得我的穷家。”这句话，说明那时候人们的乡土观念是很浓厚的。在旧社会，除了做官上任，谁愿意丢下自己的家园流落他乡呢。可是，穷人在灾荒、地租、老债的逼迫下，不逃亡流浪，又有什么办法呢！就说贫农雕成喜的父亲吧。他原本是昔阳葱窝村的一家佃户，1920年遭大旱，逃到和顺县当长工，妻子却流浪到刀把口附近给地主家做营生。那时雕成喜才十六岁，也不得不拖着饥饿的小腿跟着母亲给地主家放羊。1928年，雕成喜又和父母亲一起，到刀把口来租种地主的土地。就这样，刀把口又添了一户人家。

其它三十多户人家的身世自然也不比雕成喜强。无怪乎当年人们称刀把口是“难民窝”了。

二 穷苦的根源

“毒蛇无缝不钻，地主无皮不刮。”当这一羣难民刚刚拿起锄头的时候，李、何两家地主就象恶狼一样跟踪而来了。他们指着这里所有的山岭和河滩，宣布他们是这里大自然的主人；人们无论是砍柴、烧木炭、开荒坡、壘堰淤地，都要向他们缴纳很多的押金和地租。那

时候，法律是人家的，刀把握在人家手里。这些人刚刚逃出老家的地主虎口，又不得不忍气吞声给这些新主子当牛马了。在旧社会里，“穷人一辈穷，辈辈穷，石板上栽树扎不下根。”他们虽然受死受活，整年整月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是仍然过着半饥半饱、糠菜为粮的生活。冬天，如果谁家三、四口人能够伙盖一床破棉絮，那就是很幸运了。尽管这里迈出门坎就是石头，可是一一年四季谁也穿不上袜子，鞋子也只是“腊月三十一双新”。象雕成喜这个小伙子，纵然劳动出色，是个庄稼活的“全把式”，可是光景也不比别人的好。他租种的那十亩多“倒头地”，一年只能收千把斤粮食，光交地租就得去掉五百斤小米。剩下四五百斤连喝稀饭也不够。老婆养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家里米无半升，盐无一把。老婆强支着身子给人家纳了七双鞋底，换来七升米，才度过二十天月子。往后不是野菜拌糠，就是糠掺豆渣，一天一天往下熬。孩子断奶了，刚刚尝上人间的烟火食，就是吃糠咽菜，断油少盐；粗食消化不了，大便拉不出来，急得孩子直叫。妈妈没法，只好用筷子往下夹。“唉，人生在世，反不如狗！”这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愤慨话。

那时是万恶的吃人社会，它将永远为刀把口的人民所痛恨和咒骂。

三 災難難不倒英雄漢

“七七”事變爆發了，日寇到處殺人放火，整個華北兵荒馬亂，雞犬不寧。就在這個時候，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八路軍北上抗日，給絕望中的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

對於刀把口的人來說，最難忘的是在1937年的冬季。有一天，一支英勇的八路軍連隊來到了他們的家鄉。人們還清楚地記得，他們是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里，穿著草鞋，打着赤腳，爬山越嶺走到這裡來的。他們和這裡的人民同甘共苦，和羣眾一起吃糠咽菜，幫助老鄉打柴、種莊稼，給大伙講抗日、革命的大道理。刀把口的人民第一次找到了自己解放鬥爭的道路，認清他們的窮根在哪裡，他們的敵人是誰。人們挺起了腰杆，再也不是愁眉苦臉的人了。他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一面開展減租減息運動，一面組織力量進行抗日。從此，刀把口的人民以無比的英勇戰勝困難，走向徹底解放的道路。

1939年，是一個多么困難的年头啊！正當夏末秋初青紗帳起的時候，刀把口發生了多年罕見的太旱：莊稼枯萎了，牛羊瘟死了，全村大多數人家沒有糊口的糧食，沒有過冬的衣被。人常說：“莊稼漢不怕當年災，

来年春荒难过来。”果然第二年春天，发生了可怕的飢荒和疾病。誰知禍不單行，日本鬼子的鐵蹄也跟着踏进了这个山庄。这些强盜一进村就杀人放火，燒了四十多間房子，打爛了沒有坚壁起来的飯鍋水缸，打死了瞿保小的伯父，打伤了刘二傳的腿。鬼子临撤退的时候，还威吓刀把口的老百姓，要他們建立伪政权——維持会，否則就要毁灭这个村庄。

可是，这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他們既沒有被飢荒和疾病所吓倒，更沒有被敌人的威胁所压服。在共产党领导下，大家組織起来，一面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上山挖野菜、采用代食品，种早熟作物，互借互济，調剂口粮；一面对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自己的土地家园：空室清野，积极出抗勤，打击敌人的“扫蕩”。那时候，村里所有的青年人都参加了民兵，他們拿起土枪、大刀、長矛、斧头、山鋤……与敌人进行着生死斗争；青年們站崗放哨，打碉堡，炸汽車路，探敌情，打游击，样样都干，真是比鋼鐵还要坚强。就这样，他們渡过了災荒，战胜了敌人。日本鬼子在这里什么也沒有得到，他們夢想刀把口的“維持”，永沒实现。

灾难沒有把刀把口的英雄們难倒，相反，在战争和困难当中，刀把口的革命力量更加壯大了，革命的人民鍛煉得更加坚强了，減租減息运动也就是在这一年的

冬季开始的。

四 組織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我們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一面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一面还要发展生产。

1942年，各根据地的农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組織起来”的号召下，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这对克服战争和生产中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刀把口当时的情况怎样呢？

开始，这个山庄的生产条件是非常困难的，劳力不强，畜力也很缺，全村二百多亩土地，只有两条半牛一个半马，再加上日本鬼子的糟害，困难是更大了。1943年春天，村干部張老太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发动羣众組織互助組。当时，有许多人对互助組不了解，怕加入了不自由，不习惯，吃亏，因此不愿意組織起来。怎么办呢？張老太就和村干部 雕成喜、瞿楞小等八个积极分子，帶头組織了一个互助組，做个榜样給大家看。

張老太等人組織了互助組，劳力、畜力、农具都可以互相調剂，大大解决了你缺这我缺那的困难。这一年，全組所有的土地都及时养种上了，还抽出劳力修了八亩被洪水冲坏的土地，修了二十几間被敌人燒毀的房子，另外还开了一些荒地；出抗勤也比別人积极，抽

調人力也容易。沒有入互助組的人，修地、蓋房子都有難以克服的困難。

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村幹部和積極分子帶頭做出了好樣子，羣眾親眼看到組織起來的好處，他們說：“眾人拾柴火焰高，互助就是比單干好。”在第二年春天，全村羣眾都加入了互助組。後來，刀把口便成為太行區組織起來的模範山莊。

組織起來，不僅使刀把口的羣眾順利地克服了生產、向自然災害和日本鬼子作鬥爭的困難，也培養了生產管理的幹部，鍛煉了人們集體勞動的習慣。

五 勤儉起家

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了。正當刀把口的人民歡慶勝利，準備重建家園的時候，蔣介石和閻錫山卻發動了罪惡的內戰。刀把口是抗日老根據地，從此，全村的人民又擔負起了支援解放戰爭的光榮任務。困難當然是有，可是困難並沒有阻止他們前進。他們在黨的領導下，一面進行土地改革，一面恢復和發展生產。

帶頭組織互助組的共產黨員張老太，成了太行區的勞動英雄，他不僅是一個生產能手，也是一個勤儉辦事的人。他根據黨的指示，把三個季節性的互助組進行了整頓，變成了常年互助組，帶領和組織羣眾全面開

展农林牧生产建設工作,得到全村人民的拥护。那时候,刀把口的人們的家底都很薄,生产資金更困难,劳力畜力也不足,現有的土地就够拾掇了,搞林业建設不但沒有經驗,也顧不上,更不用說发展牛馬羊畜牧业生产了。怎么办呢?党的組織向大家提出:“要勤儉節約,一点一滴地积累資金,一步一步地建設山区。”張老太带头干起来了,又給大家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張老太是个苦底子,他的第二个孩子就是以前过荒年餓死的。1946年他参加太行区羣英大会时,背的一条盖不住脚的被子,还是借別人的。那时候,他家的生活很困难,全家七口人,伙用兩床破棉被。他时常想,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應該給羣众做出建設山区的榜样来。于是他就进一步和一伙穷弟兄們团結在一起,依靠組織起来的力量,互相解决了耕畜、农具、种子和劳力不足的困难,达到了增产的目的,初步地改善了生活。同时,他自己勤劳生产,省吃儉用;平时常常吃糠拌菜,数九寒天也舍不得穿条棉褲,老是用老羊皮裹着腿。就这样,他一勺米一把谷,挤出了三十多斤口粮买了一口母猪。这口母猪就成了他发展畜牧业的老本錢。那时候,全村只有这一口母猪,这口母猪經過全家人細心喂养,第二年生了九个小猪。張老太根据刀把口水流多、草坡大的特点,看到发展羊羣是有前途的,

于是，他就把小猪卖了，换回两只母羊。从此，一面养母羊生小羊，一面养猪换羊，羊羣一年比一年大起来了。到1954年建社时，他的羊羣已发展到二百六十多只。另外，他还有一匹马和一头牛。由于畜肥多了，养种的土地也越来越好，粮食一年比一年打得多，家庭生活有了根本好转，并且有了积余。

刀把口本来是个“难民窝”，人们都知道过日子是不容易的，再加上党的宣传教育，在集体劳动中的互相影响，勤俭节约的风气就非常浓厚了。那时候，尹三小、张占山等许多户，也都在互助组里这样勤俭地发起家来了。刀把口一天一天变样，人们有了牛羊等牲畜，土地的质量变好了，还整修了七十多亩梯田，农业生产也有了一些提高，许多人家的生活开始好转，修建了七十多间新房。互助组不但在组织农民集体生产上尽到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且在培养和发扬勤俭节约的风气上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六 寻找新方向

可是，互助组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的基础，是不能满足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需要的。刀把口的潜力本来很大，有水，有牧草，是放牧的好地方；山林长成大木料，间伐林木有柴烧；果木野草的花

儿开遍山野，最适合养蜂；桑树很多，可以发展养蚕；除了現有的許多核桃树外，还适宜栽种漆树、梨树、栗子树等經濟林；有些山坡上还可以培植藥材；再加上几十家勤劳的人民，應該說，这里有了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良好条件。然而，这些財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人們惋惜地說：“这些是沒眼的珍珠，瞎宝贝。”不仅如此，刀把口在1952年，还出現了互助組涣散的趋势，羣众的政治情緒也有些消沉。

問題在哪里呢？原来在刀把口村，張恆太、瞿富太、焦春生、雕成喜等七戶，由于遭到天災人禍的严重打击，或者家中人口增加太多，生活下降，欠下了飢荒。張万恆虽然劳动力很强，可是由于他家的十亩土地都很賴，养种起来非常費工，而他又沒有强牲口，一年干到头，还要給人家补出兩石多粮的牲口工；生活虽然勉强可以維持，但总是很困难。这些人对互助組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古人說过：“丰年有不收之戶，荒年有丰收之家。”在个体經濟基础上組織起来的互助組，同样无法填補这人間的不平。刀把口有些人家一步一步走下坡路，同时，也有一些人家一天一天往上升。拿張老太來說，到1953年他家就存粮兩万五千斤，羊羣发展到二百六十只。吳天云、李恆生兩家也有羊羣，牲口强壯，存粮

兩千多斤。韓拉小等八戶也存糧一千斤到一千五百斤不等。他們中間有個別人開始雇人單干，多數人又不願或不敢走地主、富農的老路。他們心里二二忽忽的，徘徊在岔路口上，不知道如何再向前進。可是有一點是相同的：這些人也都对互助組不感興趣了。

此外，刀把口的人們也看到，個人發財的道路也是不平坦的。在抗戰前，瞿娃毛、劉模道、賈來義、仇五狗等人，曾經由小到大地發展到一百多只羊，可是，後來由于經不住種種天災人禍（洪水、疾病等等）的打擊，只好忍痛把羊羣賣掉了。這些情況，使人們更深刻地感到，一家一戶單干的老辦法是太不保險了。

人們開始想到：“難道互助組就到頭了，不能再向前發展了？”1952年冬，當人們正在尋找新方向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昔陽縣委在白羊峪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消息傳到刀把口，震動了每個人的心。貧農睢成喜、瞿楞小、鄭二喜、張恆太等人，當時就向下鄉工作組的干部要求在刀把口辦社。

七 共同富裕的思想占了上風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建立，給農民指出了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具體道路。這種新的制度，在開始成長的時候，難免要遭到各色各樣的懷疑和自發的資本主義

思想的反对,但是,它代表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广大羣众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在兩条道路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这是必然的趋势。刀把口的人们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共同富裕的思想终于占了上风: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起来了。

有些人不贊成办社

在1953年春,县、区党委根据刀把口貧农的要求,曾經專門組織工作組来帮助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本来,这里是全县互助合作基础較好的一个村,干部的工作能力也比較强,建社是有条件的。但是,个别党员和一部分羣众不贊成办社。这些人在生活上升以后,有意无意地在走着个人发财的道路——富农道路。他們認為:“入社不自由”,“合作社搞不好生产”,并且散布这些說法。党支部書記張老太当时正在雇羊工,发展大羊羣,对办社也是不贊成的。他說:“办合作社,要考虑是不是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是党的支部書記,也是刀把口的老干部,又是多年的劳动模范,工作能力較强,过去确实为羣众办了許多好事,在羣众中有較高的威信。他有这种看法,就很自然地影响一部分羣众。工作組发现党内的思想还不一致,又看到当时春耕生产很紧张,就决定等待一个时期再开始建社。